

如果说北京老城的中心是故宫，西安老城的中心是鼓楼，那么济南老城的中心就是院前街片区了。这里有明清时期山东最高行政机关抚院，气势森严，有被乾隆皇帝封为“天下第三泉”的珍珠泉，清秀无边。这一“严”一“秀”，构成了老济南独有的美。

巡抚衙门，山东政治中心

山东巡抚衙门，也叫做抚院，是山东巡抚的驻地。

山东巡抚，始设于明代。明英宗正统五年(1440年)，明中央政权正式设置山东巡抚一职，该职全称为“巡抚山东等处地方督理营田兼管河道提督军务”。正统十三年(1448年)又特别规定：巡抚一职必须由中央官员都御史(正二品)专任此职。另外，中央在给巡抚的公文中大都有“听尔便宜行事”之语。这样，明代山东巡抚全权负责山东省军政事务，成为山东地方最高行政长官，但尚属临时派遣，无固定任期。根据对光绪《山东通志》所载资料统计，明代山东共有12位巡抚。赵璜、邵锡、陆树德、胡纘宗、李戴、黄克纘、徐从治等，除一位是举人外，其余全为进士。

不过，明朝的抚院，因为明末多尔袞洗劫济南而毁于战火，现存的抚院，是清朝时期山东巡抚的驻地。

清康熙五年(1666年)，时任山东巡抚周有德组织饥民“以工代赈”，重建山东巡抚衙门，作为自己理政、审案和居住的地方。现在依然保留完好的承运殿，是当年拆青州明衡王府大殿的木材所建，其建筑形式完全保持了原有的明式风格。



珍珠泉有个雅号“天下第三泉”。

【史海钩沉】

□本报记者 朱文龙

院前街片区旧时风光
明清济南府中心：

有着400多年历史的宽厚所街于2007年初春开始动迁。如今，宽厚里商业区内保存下来的金家大院是宽厚所街唯一的历史见证。老街的四合院民居、江南会馆都已荡然无存。暮年老矣的我，常常回忆那些与老百姓日常过日子息息相关的市井生活：“崔家茶馆”、“卢家杂货店”、“王家馍馍铺”、“郭家煤店”、“曹掌柜绱鞋铺”。

“卢家杂货店”在我家大院的东邻，店主卢斌(音)带着独子住在前店后坊的门头房里。卢老先生年轻时在我家务了个帮助老辈人做杂务的差事，又能做一手好饭菜，成为我家离不开的大忙人。后半生他自立门户开起了出售油盐酱醋茶的杂货店。卢老先生脾气有点倔，可办事特别认真和守诚信。他把酱油、醋都存放在大搪瓷缸里，盖上木盖来保洁，唯独夏天盖上一个像斗笠的纱罩子来防蝇虫。那时四邻八舍买酱油都是买几分钱散装的，记得当时2分钱就可以买一“竹溜子”(用竹节筒做的盛液体调料的器皿)酱油。那时香油更是稀罕物，卢老先生用漏斗一点点计量着卖。他家卖的茉莉花茶两分钱一小包，刚好冲一壶飘香四溢的茶水，一家人围坐在石榴树下的石桌边，边品茶边听老人讲老街的故事。我小时候常常光顾他家杂货店为父亲买“哈德门”牌的香烟，每次买了

【宽厚所街忆旧】

□张机

宽厚所街的市井生活

烟，就急急地跑回家让父亲撕开烟盒，取出里面的“洋画”(烟盒里的纸画片)，作为收藏品，也可以和伙伴们玩扇洋画游戏。卢老先生的独子卢宗山(音)与我年纪相仿，后来我去外地求学，听说他成了汽车司机，想来现在早已子孙满堂了。

与卢家杂货店毗邻的是郭家煤店。店主老郭带着浓郁的鲁西南口音，高高的个子、力大无比，他家有一辆双轮的“大胶皮”运输车，他们夫妻俩与内弟以运煤卖煤为生计，一年四季总能见到郭大哥带着内弟披星

戴月地运来各种价钱不等的煤块和煤末。家母常常让我提一个小铁桶，带上毛儿八分的零钱，买三五斤煤末回来烧大锅底。冬天来临之前，还与郭大哥预约买上千把斤大块煤，以备过冬烧花盆炉取暖和做饭。郭大嫂矮矮的个子，后脑勺盘一个圆圆的纂，完全一副农村大嫂的装扮，总是怀里抱着婴儿还要忙里忙外地过秤收钱，一家人的日子过得安安稳稳舒舒坦坦。上世纪60年代初，我从外地读大学归来，听说他们搬家到别处去了。

宽厚所街东头路南，有一条南北走向的“三曲巷”。北靠宽厚所街，越过弯曲拐弯三道拐弯南头直通“南马道”(现在黑虎泉西路东头路北一段路)。王家馍馍铺就开在三曲巷北口东侧。这是一家夫妻店，店主王法勤(音)很勤快，妻子爱干净，店里收拾得井井有条、干干净净。我上小学时就是店里的常客。每天中午一放学，我就从家里带上干粮篮子，手里攥上几根竹签子(王家馍馍铺自制的标签)，去王家馍馍铺买两斤热气腾腾的高桩馒头。那年月时兴吃“八一牌面粉”(据说是100斤小麦磨出81斤白面而得名)。有时候，饿极了，我就边走边独吞一个大馒头，回家少不了挨上大人一顿“数量”(济南话，训斥的意思)……

我家孩子多，都是半大小公子，爱活动，穿衣穿鞋

都很费。家母常常把破旧的衣服撕成布片，涂上自制的糨糊打格裱用来做鞋底和鞋帮，把买来的麻纸劈开搓成麻线绳绱鞋底，然后买好布料送到曹掌柜开的绱鞋铺，让他配好鞋帮做新鞋。曹掌柜绱鞋的架势很神奇：他端坐在小马扎上，蜷起双腿，腿上搭块白布，先把鞋底竖起来紧紧地夹在两腿中间，把鞋帮里翻过来朝外，左右手开工，拉锯似的一针一针地来回缝合。缝完最后一针之后，恰似变戏法似的，用力将鞋帮正面翻出来。最后一道工序是绱鞋楦：圆通的鞋头在前，后面排上大小不一、参差不齐、错落有致的碎木块，把鞋撑满。新鞋成型后，他口含清水，用力喷到鞋面上，他说这叫“定型”。曹掌柜在30多岁时，经街坊邻居介绍，娶上了媳妇，后来一家搬离了宽厚所街。

光阴荏苒，岁月催人老。撰写“宽厚所街忆旧”拙文的几个月里，我多少次梦回故里：徜徉在老街，走进四合院民居；沉浸在街坊邻里的情谊中。酷暑季节，我多次独自游逛宽厚里，一次又一次执著地追寻老街的记忆，仿佛一次次回到了童年时代，在袁家大院、魏家大院、李家大院和郑家大院与发小们尽情地打闹玩耍；又仿佛一次次与崔家茶馆、卢家杂货店、王家馍馍铺、郭家煤店和曹掌柜绱鞋铺相逢于今……

珍珠泉，御封“天下第三泉”

珍珠泉，位于今泉城路珍珠泉礼堂内北面，匾额为乾隆皇帝御笔亲题。在它周围有许多小泉，如楚泉、溪亭泉、舜泉、玉环泉、太乙泉等，被称为珍珠泉泉群。

故老相传，珍珠泉的串串“珍珠”是娥皇和女英的眼泪所化。娥皇和女英是亲姐妹，作为尧的女儿，在舜继位那年一起嫁给了舜。舜常四方巡视。有一年，舜远行南方，而山东一带遭受了大旱，娥皇、女英便带领父老兄弟早晚祈祷上天降雨，但姐妹二人膝盖跪出了血，天空仍没有一丝云影。姐妹俩又带领大家向龙王要水，人人双手都磨出血泡，终于挖出一口深井。正在这时，南方传来舜帝病倒于苍梧的消息，娥皇、女英当即启程南行。看着挥泪话别的人们，她们禁不住一串串泪珠洒落大地。突然，“哗啦”一声，泪珠滴处，冒出一股股清泉，泉水如同一串珍珠汩汩涌出，这就是今天的珍珠泉。后人有诗曰：“娥皇女英异别泪，化作珍珠清泉水。”

珍珠泉是济南最早被圈入

园林住宅的名泉。明代初年，它属于山东都指挥使司署。明英宗天顺元年(1457年)，英宗封次子朱见潋为德王，府治在德州。这位德王因酷爱济南山泉之胜，便在明宪宗成化三年(1467年)将官邸搬到济南，建立起了气势恢宏、面积巨大的德王府，他还将珍珠泉、王府池子等一系列名泉全部纳入府内，供自己观赏。明思宗崇祯十二年(1639年)，清兵攻入济南，第七代德王被清军处死，德王府也付之一炬，珍珠泉回归民间。到了清康熙五年(1666年)，山东巡抚周有德重建巡抚衙门，珍珠泉再次为官府所有。

珍珠泉有个雅号“天下第三泉”，这是乾隆皇帝御封的。乾隆极爱品茶，是个品茶的行家，因珍珠泉水质好，适合沏茶，所以每次南巡路过济南时，都选用该泉水沏茶，并将其御赐为“天下第三泉”。他在《戊辰上巳后一日题珍珠泉》中说：“趵突固已佳，稍藉人功夫。珍珠擅天然，创见讶仙区。”为了抬高珍珠泉而贬低了趵突泉。

获此评价，足以看出珍珠泉的地位。珍珠泉一带几百年来都是济南的政治经济中心，如今济南南面和西面的三里庄、四里山、五里沟、六里山、七里山、八里洼、十六里河等都是以珍珠泉大院作为起点的。如今的珍珠泉景区已经脱去了政治外衣，只是一座清雅的庭园，园中松柏苍翠、杨柳低垂，泉池楼阁错落有致；园内罗锅桥西侧，有一株高五六米的宋代海棠，至今有千年的历史，相传是济南太守曾巩所栽。另外，在珍珠泉北边新建了一座人工湖，砌假山、植苍松，别具一番特色。



【行走泉城】

白泉记

□张颂华

前几天看到《齐鲁晚报》刊登的“停喷一个多月的白泉又出水”的报道，我眼前一亮，急忙上网查询，才知王舍人北有一白泉泉群，其中的白泉为七十二泉之一，也是济南十大泉群之一，曾与趵突泉、珍珠泉等泉群齐名。恰逢同事开车去白泉取泉水，于是我欣然随其而去。

车绕济钢，穿过路家不远，白泉就在望了。白泉所在的村叫纸坊，白泉就在纸坊村北路东，还没下车，就听见白泉汩汩的水声了!那声音清脆动听，如一串音符，被大自然这个天才的琴师轻轻弹奏。一股澄澈的泉水从简易的管中涌出，哗哗哗唱着欢乐的歌，冲向西边的小池塘，然后一转身顺着地势流向满是芦苇的水渠。大自然真是神奇，他创造的每一种事物都充满了美，充满了神奇和灵性，让我们赞叹，怦然心动。泉眼处一股灵性的水从地下渗出，旁边铺着一层洁白的沙子。这沙子晶莹，洁白如玉，在阳光下格外美——白泉之名由此而来。白泉出水不同于趵突泉那种涌泉式的喷出形态，而是大面积渗出为主。由于泉水出流加上低洼的地势，白泉一带曾经形成大面积的沼泽地，白泉向北300米有丫丫泉，向南有草泉，向西南有麻泉。

白泉的四周是一片很大的湿地，土肥水美!水里有小鱼，湿地长满了芦苇，如一个天然公园。根据济南市的规划，白泉周围将建设白泉湿地公园。由于白泉湿地是由白泉泉水喷涌而形成的典型的淡水泉沼泽湿地，泉水湿地在国内非常稀有，白泉湿地甚至很可能是独一无二的啊!